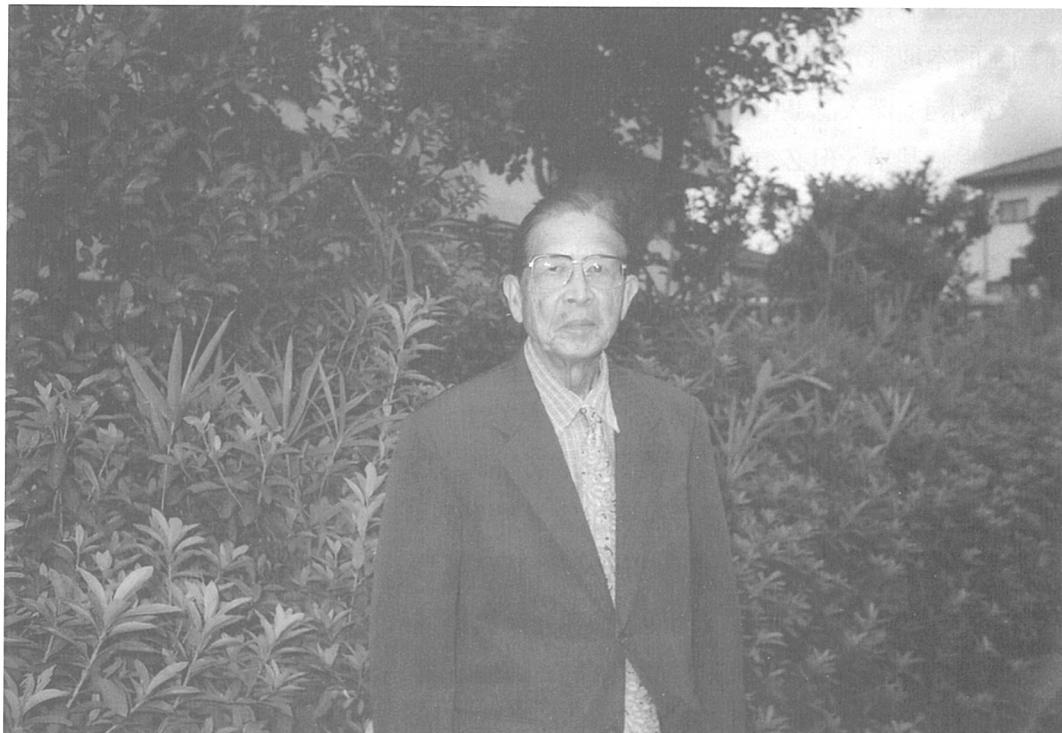


博奧渺深 奧義迴環  
荒木見悟教授學問世界管窺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在日本為數衆多的中國思想研究者當中，著作之豐、用力之勤、範圍之廣、研析之深，首推九州大學名譽教授荒木見悟教授。荒木教授學有根柢，文獻精熟，刀刀見底，剖解深入。雖然早退舉比，年屆九秩高齡，近年仍然奮力著述，新意迭出，觀者唯噴噴稱奇而已。

昔人稱陳寅恪先生學問有「四大柱子」，荒木見悟教授的學問世界亦大約可以歸約為三組概念的交錯融會。一曰：「中國／日本」、一曰：「佛學／理學」、一曰：「常／變」；在方法上，以堅實的文獻閱讀出發，參酌西方當代的哲學理論，既能照管文獻版本源流、目錄善本，也能善用通行俗本，於「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間見出深意，復於人跡罕至之處新發精彩。重傳統而有新創，於發明中不忘源流。以下就此三組概念略述如下。

一、「中國／日本」。荒木教授師承楠本正繼教授，禦祧日本九州儒學源流，在荒木教授的著作中，中日思想特質異同的比較係隨處可見的關注，充分說明他關心日本國土的本地風光，而非「平日袖手談心性」的蛋頭學者，歷史上的日本與中國本即「一衣帶水」，深入認識中國思想，絕對是認識日本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驟。儒學雖然傳入日本為時甚早，但必須等到江戶時代，方能取得官學的正式地位。相對於此，佛教對日本的影響更為廣遠，荒木教授對佛教的分析，中日特質的比較是其念茲在茲的重要課題。

二、「佛學／理學」。荒木教授最為學界傳頌的研究，自然首推儒佛交涉的研究。本來，日本學界自廿世紀初期開始，三教關係一直是學界夙所關心的重要範疇。荒木教授之前的學者若小柳司氣太、久須本文雄、常盤大定等人雖然都有專著討論。但前此的研究者大多只停留私人交誼或字句比附的層次，從思維樣式的異同，剖析彼此之間錯綜複雜關係的學者仍然必須首推荒木教授。

荒木見悟教授的學術生涯發軔於《佛教與儒教》（1963）一書，以《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的生涯及其思想》（1979）一書為轉折。《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的生涯及其思想》一書處理管東溟的思想，並詳細區分其與當時各家各派的關係，就其於繽紛多彩的晚明思想界脈絡當中尋求一個適當的定位。此書仍然是研究晚明三教思想最重要的參考著作之一。

第三、就「常／變」而言，荒木見悟教授對既有的價值系統十分尊重，其成名之作《佛教與儒教》一書而言，其實只有四部份，即《華嚴經》、《圓覺經》、朱子學、陽明學。其以「本來性」與「現實性」作為分析的視角，就彼此之間思惟錯綜複雜的

關係條分縷析，不以成見軒輊彼此，對宋代以來的朱子學、陽明學、禪學皆能不以陳見入胸，且能尊重彼此之間的差異，不妄為牽緝比附，實屬難得。

但另一方面，由於廣博的閱讀與高遠的視界，荒木見悟教授對某些隱而未彰思想家的表詮，更加彌足珍貴。今日的學術工作者心中皆隱隱然有一共識，即經典地位的形成其實是一個漫長而精細的過程，有本質，但也有操作。相對而言，吾人今日耳目未熟的名字也許曾經統領一時風騷，在人為刻意的操作之下，以致湮沒不聞，例如四庫全書對晚明文化刻意的抹殺與曲解就是最好的例證。荒木見悟教授別有洞見，於其學術生涯中早對晚明四大師（雲棲祿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蕩益智旭）、覺浪道盛、吳廷翰、趙大洲、張九成、潘殖……等學術界早已遺忘的名字，重新告訴世人其思想之特色與價值。在這一點上，荒木見悟教授在中國思想研究領域的開創之功，曰並世無出其右者想亦絕非過譽。

荒木教授識高學博，最難得的是：對固有的價值標準不輕信權威，不妄下斷語，必窮究本源，然後箭無虛發。例如以明清佛教史研究而言，影響深遠的忽滑谷快天《中國禪學思想史》一書明白將元代以後定位為「禪道變衰時代」，而荒木見悟則多處指出晚明以來的佛教發展有自己的時代問題，有自己的解決方式，更有一套特殊的陳說與書寫方式，斷不容以「混雜」一語全部抹煞。荒木見悟教授對儒釋調和論者在感情上始終抱著一份同情的了解，在日本，乃至於世界的學術工作者中格外顯得突出。

荒木見悟教授一直注視中國學界的研究趨勢，荒木教授藉著王廷相、吳廷翰的研究與近來重氣論者的研究呼應；藉著王夫之、熊魚山等人的研究與明末清初思想家進行深度的對話；藉著雲棲祿宏與覺浪道盛等高僧的研究，重新反省佛教的可能性與限制。

歷史如同一條長河，宋代是轉向的關鍵年代。荒木見悟教授勾勒了那條河轉型的方程式，並告訴我們沿岸有許多繽紛燦爛的景致，我們曾經如是匆匆錯過。

在荒木見悟教授漫長的治學生涯當中，至少有兩次論爭想必印象深刻。一次是與聖嚴法師論戰明代佛教與儒家的互動關係，聖嚴法師認為晚明佛教的興盛有其內在的自主性，未必需要透過陽明的前導，而荒木見悟教授則強調佛教的興盛與知識份子的好佛風尚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特別是陽明講「良知」，成為貫通三教最重要的關鍵。嚴格來說，盱之史實，荒木見悟教授略佔上風自不待言。不過聖嚴法師仍然對荒木教授十分佩服，日後亦邀請荒木見悟教授到中華佛學研究所進行訪問研究，可謂「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範本。

另一次論爭則是與東京大學溝口雄三教授關於「主體性」問題的討論，溝口教授認為荒木教授、島田虔次等前輩以個體自由講晚明思想，乃是受了西洋觀念論哲學的影響，有違中國思想史的實態。荒木見悟教授雖然對此並未正面回應，但其門人弟子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對溝口教授紛紛提出異議。嚴格來說，荒木見悟教授當然也涉獵，但並未專崇西方哲學，更多的是對中國原典所下的堅實工夫。溝口教授並未如荒木教授於佛學禪典中浸淫久之，遂有此問。然而以聖嚴法師與溝口教授為論敵，亦可見境界之高。

荒木見悟教授一生專注治學，與人接，無一語及乎塵俗事。持戒嚴整，門風高峻，法眼獨懸，然獎掖後學又不遺餘力，後學有一得之善，先生必獎勵有加，得之者拱之璧之。先生不煙不酒，福岡大榮鷹隊每有賽事，先生加油不落人後，球賽外亦唯讀書寫作而已矣。家中多藏善本，與後生論學，每有疑，則持書出，疑立決，老吏斷案亦不是過耳。

筆者與荒木見悟教授曾有一面之雅，九六年初夏，筆者往福岡謁候先生，時野口善敬先生與鶴成久章兄亦在座，先生殷殷垂詢，論及錢謙益、方以智、覺浪道盛數人之學術與佛教之交涉。那時我也會歷經徬徨尋求的蕭索，也在異鄉張望，思想溢滿無法盈握的孤寂，那個初夏的下午，在我耳膜始終迴盪大海深沈的濤聲，豐盈而又厚實。

## 參考文獻

1. 荒木見悟著、張文朝譯，〈我的學問觀〉，《中國文哲通訊》（中研院文哲所）3卷1期（1993.3），文後附至1992以前之著作目錄與生平履歷。
2. 荒木見悟，《釋迦堂への道》，（福岡，葦書房，1983）。
3. 荒木見悟教授退休紀念會編，《荒木教授退休紀念中國哲學史研究論集》，（福岡，葦書房，1981）。